

非洲訪問記行(五)

徐萬椿

訪問加彭共和國

一、加彭這個共和國

飛機在加彭首都自由市的國際機場降落，就給我一個非常好的印象，不但機場開寬，建築新穎，就在氣候方面也比查德舒服多了，這裏空氣中有人體所必需的水份，而且氣溫比查德也低得多，使人頗有好感，站在機旁接我們的有風度瀟灑史代辦徐先生、魯毓華秘書、徐容章隊長和全體隊員，加彭農業部長，次長和外交部代表，我們被導入機場的貴賓室，立刻有攝影記者，電視記者，通訊社記者，羣起包圍，把我們團長們忙得應接不暇，真是不亦樂乎，有朋自遠方來，因為農業部長與次長都是曾經訪問過中華民國的人物，老朋友見面，自然倍覺親切，一時銀光閃閃，電視攝影機的燈光耀眼，錄音機的磁帶在轉動，法語中文的傳譯，像是加彭到了一批貴賓，我注視着機場客室牆上畫滿了新派油畫，象徵着這個國家的富庶，他們除了民生必需之外，已能談到藝術。

加彭共和國係一九六〇年八月間獨立的，面積二百六十七萬平方公里，人口不及四十五萬，所以人口密度，每平方公里只一點六人，我國與加彭獨立的那年，就正式與之建交，雖然為時不久，可是雙方互派人員訪問已非一次了，加彭雖然只有四十五萬人口，但是種族却有奧麥尼族，莫維族，加洛亞族，恩可末族，奧朗固族，巴有伊赤拉族，馬山古族等，語言也有十多種，其主要的農產為木材、可可、咖啡、油棕、花生、稻米、香蕉、菸葉、瓊麻，尚有豐富的礦產，石油、鎢、錳、鐵、銅，有了石油，國家定然富庶，是個輸出多於輸入的出超國家。

訪問團到達加彭最得意的一樁事，要算所住的旅館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當我們汽車自機場進來，道經平坦的柏油路，美麗多彩的建築物，白浪濺濺的大西洋，胸襟已是開懷非凡，到了濱海的坦尼斯旅館，已見我國旗飄揚，我們興奮極了，這是加彭政府對我友好的表示，對我技術合作的誠摯，當然主要的策動者，自屬我駐加彭大使館代辦史悠翁先生外

交的成功，他是我外交界的宿將，他與加彭政府上下交要，都有拍肩之交。

抵達加彭的當日，訪問團拜會了農業部長，經濟部長，財政部長與副總統，他們都表示歡迎訪問團的蒞臨訪問，我國所派的農耕示範隊工作已收極大的成果，無論水稻、蔬菜、西瓜，不獨產量多，而且品質好，這給加彭的國民一種新的啓示，使百姓能照我國的新方法來增加農業生產，他們政府上下由衷地感謝，希望更加強合作，擴大示範，並祝兩國友誼萬歲；這一些談話，使我們對加彭政府與百姓的合作，更加强了信心。

二、旗盤街土地勘察

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訪問團諸君一早就赴機場，準備飛旗盤街(Tchibanga)勘察農耕隊擴大示範區的土地，此處所云之旗盤街乃係一個省的名稱，而非一條街，位於加彭南部距自由市五百多公里的地區，省會的名稱，也正是旗盤街，這種國內空中交通，係由加彭的空軍在維持，尤其這種小城市，沒有商用飛機航行其間，而我們所乘坐的飛機，正是加彭總統的座機，有法國人擔任駕駛，因為我們不獨要到旗盤街去勘察，而且還要在沿途作空中偵察，所以飛行甚低，因之飛機也是非常顛簸的，坐這種低空飛行的螺旋槳飛機，我很不好過，只能閉目養神，極具戒心，沒有那份勇氣去勘察地形，當我們抵達旗盤

街，已是烈日當空，旗盤街的省長居然也在迎接，我們一行，就直趨省政府。

省政府的所在地，並非熱鬧的地方，房屋建築也不多，那裏有一個醫院，據說是彩影蒼蠅所傳播的睡眠病的防治中心，當時就有相當多的病人在就診，此外就是一所郵政局，有集郵癖的團員們便作為集取珍郵的對象，其他雖然也點建築物，可是數量不多，那個地方風景非常好，遠處有山，樹木蔥鬱，省政府就築在高崗上，所以全省會的景物，全在眼下，我們在省長辦公室，聽取了簡報，這裏可能的示範地區，也經圖上指出，我們又匆匆地去勘察地形，第一區係靠近一條河流，河面相當廣闊，岸邊土地也經利用，那裏種植着香蕉、蕃茄、胡椒，可是有一段時間會淹水的，但靠近河流，具有灌溉之利，是個非常誘人的耕作條件，在烈日之下，我們留連良久，有的測土地的酸鹼度，有的測土壤濕度，詢問作物的產量，和作物耕作的辦法。然後再以相反的方向行可四公里，再勘察第二個可能的示範區，那是靠近山坡的土地，也有小河環繞其間，土地也很不錯，只是灌溉之利不及第一區，但是靠河的第一區，正是彩影蒼蠅區，在那裏耕作，受到相當的威脅，但據云，彩影蒼蠅，只在沿河五十公尺處，再向內就不會有彩影蒼蠅了，我們反覆地推敲比較和權衡，認為第一區比較適宜，但據省長先生的指示，希望示範的工作盡量接近當地農民的

實際情況，他贊成在第二區，當時我們沒有作決定，當留待農耕示範隊長徐容章再與喬洽決定，接着就在省長公館午餐。

省長公館築在另一個高崗上，是棋盤街省最傑出的一所房屋，是白色的木造房屋，裏邊陳設相當寬敞，地氈水箱俱全，並有各種油畫，房間相當寬暢，訪問團抵達，立即冷飲洋酒款客，正因天氣酷熱，訪問團諸君口渴腸飢，任何飲料均屬甘霖，有幾種具有五顏六色之飲料，有綠色、乳白色、紅色，此種飲料，雖和淡入口，均係烈酒之屬，筆者不悉，差點上當，乳白色者酷似臺灣的番石榴汁，恰是一種丁香味道的烈酒，我們中午吃了一餐非洲式的西餐，席間有米飯，樹薯餅、香蕉餅、有魚有肉，味道相當不錯，此間出一種辣椒，其辣無比，似猶勝我國的朝天椒，湖南籍的團員大呼過癮，我們在省長家裏打擾之後，休息片刻，又乘原機飛保德前塔 (Port Gentil)，那是離自由市半小時航程之內的一個港口，我們就在該地歇宿一宵。

三、保德前塔夾板廠

保德前塔是一個海港，往來船舶很多，海岸甚為開闊，市容非常整齊，這是加彭的青島，美極了！是個木材輸出的主要港口，這裏的飛機場，也是國際機場，跑道均是平坦的水泥路面，相當靠究的機場。此間旅館也是相當標準的，當地有位華僑程致平先生，

他在加彭已經多年，在此成家立業，且有相當的經濟基礎，他是浙江溫州人，他還會講溫州話，但是我們團員中能聽溫州話的不多，所以仍然以法語傳譯來談話，他還請了訪問團諸君一次飯前酒，大家向他單槍匹馬在加彭立業致慰問之意，向他為國爭光致敬。

就在保德前塔的海港彎處，有一所加彭夾板工廠，每月可產夾板五千四百立方公尺，年產六萬立方公尺之譜，這種工廠已算相當大的規模，木柴由加彭山間運來，泡在水中，都是合圍的柳安木，當然還有其他的木材，而且木材的運輸，可能由其他地區入海，再由海運送到保德前塔加工的，夾板的製造過程，先將木材自水中吊起，初步以人工將樹皮剝去，然後送上巨型木車床車圓，再經一套刨木機將木材刨成木片，其厚薄則為預先決定，在刨木之後則有皮帶運送器，將不同長度的木片送入不同的檢查站。在檢查站有工人將他所指定抽取的木片抽下。不能利用之碎片則另有運送器送至指定的地方處理，這種人工檢拾，為的是木片有破裂，長度不一，經分站抽取之後，木片均已分成若干類，破裂不齊者，另外經過剪切機予以剪切整齊，又歸入某一類，然後將木片送入烘爐予以烘乾，那裏出來的乾燥木片，便發生起縐不平，這沒有關係。次一步驟則為上膠，再將若干張木片重疊，送入可容幾十張夾板的壓床壓緊，一面另有蒸氣加熱，數分鐘後，即成夾板，夾板壓成之後，即予裁邊，包裝貯運，考究的夾板，還經磨面的一個過程。

四、海底鑿井的輪船

以上是夾板工廠一般的過程，不足為奇，據筆者的看法，一個夾板工廠的成功與否全在木料的節省與充分的利用，其效益甚高，所刨木片，無論寬狹，均予切剪整齊，以膠接合，烘乾後如大張木片無異，故其製板率極高，可說毫無浪費，夾板裁切的木條，也經整理製成塑合板 (Welded board)，其外表則為夾板，此種塑合板的強度極高，號稱可與房屋同壽，我看了他們的成品，這種塑合板真够結實，據一位法國籍的廠長說，他們的夾板銷路很好，成本也低，所以很能與其他國家的夾板工廠競爭，工人的工資也相當不錯，高級技工每月收入二萬法郎 (約合八十美元)，最低的七千法郎 (二十八美元)，我看這位廠長確實有點管理才能，木料進廠，差不多全已利用，除了極大多數的木片製板外，不能製板的餘料則作為夾板裝運的墊料，夾板裁餘料製成塑合板，木料的心子，則亦賣出作庭院圍籬的樁，樹皮碎料則送入鍋爐作燃料，其利用率可說達到百分之百，這才是工業成敗的關鍵所在，工廠內部氣溫甚高，廠長則穿短褲，香港衫，有些工人打赤膊，女工則衣冠週整，還包着頭呢！這些工人的工作係經仔細分析的，也屬大量生產的一種，每人只做一件事，工人訓練也容易，而且易於熟能生巧，由此看來，非洲的工人也非不能訓練，我看他們工作都很愉快，認真和勤奮，尤其這種連續操作的工廠，連偷懶也不行的，我們參觀完畢後還到廠長公館去拜候，其實是去補充點飲水而已。

加彭油田的開發，還是一九五六年，就在保德前塔附近的烏蘇里 (Ozouri) 及波德克來脫 (Pointe-clairette) 地方鑿井，發現了油礦，第二年就輸出了十七萬多噸的原油，同時又繼續打油井，也都非常成功，一九五八年產五十萬噸，一九五九年產七十五萬噸，一九六〇年八十八萬噸，一九六一年產七十七萬噸，一九六二年增加至八十二萬多噸，同時又產為數可觀的天然氣，這些石油與天然氣帶給加彭共和國無限的黃金，一九六一年開始在加彭沿海地區打井，也發現了原油，那在離岸十八公里的海底，他們一共打了六口井，井深二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六百公尺，在打井之初，先在海底搭一個架子，有三根大的管柱，內係鋼管，外敷水泥之類的防銹材料，厚可二吋，在架上則為鑿井之平臺，在平臺中央裝置鑽井的工具，其鑽頭迴轉與鑽具升降的動力則由鑿船供給，其間經過一套動力傳導裝置，將鑽具轉動，鑿井完成之後即可將原油由海底井中抽取。

這艘海上鑿井的輪船，上有鑿井設備，價值二百五十萬美金，此類鑿井設備係向美國購置的，船身則在法國製造的。船身排水量三千噸，長六十公尺，寬二十六公尺，具有二百噸之吊車一具，共有船員六十人，船上除母機之外，有副機、發電機、冷氣機，各種邦浦，小型修理工廠，其抽油的邦浦能量為每天一

百五十至二百立方公尺。他們計劃在海中開三十口井，以增加石油產量，希望在最近增加至每年一百萬噸之原油產量。

到目前為止，加彭雖產原油，但無煉油廠，所產原油必需運至法國提煉，據云正與殼牌油公司聯繫，也許最近期內要設立煉油廠，就地提煉比較經濟，又在海上鑿井取油，其鑿井與取油的成本較在陸上貴三倍，所以準備大量在陸上開井，在水上擬開三十口而已，尤其海上作業，風大浪高，困難異常，這艘鑿井船還配合着一千噸的拖船一艘，六百噸拖船二艘，每天的總開支計四百萬法郎（一萬六千多美金），是個相當大的負擔，它必需抽取相當的原油，方能平衡這筆開支。

訪問團一行在一位法國籍的船長領導下參觀了全船，該時這艘船正靠着碼頭，源源地裝載着巨型管子，準備去鑿井，因為天氣相當熱，船上工作人員都打了赤膊，只有船長衣冠週整，可能也是為着陪客人，不過在船長室與客房的冷氣非常標準，我們在船長室的簡報覺得非常留連。我們在參觀輪船完畢，即返旅館休息，午後原機飛返自由市，備準下一步的訪問節目。

五、加彭蔬菜示範地

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，訪問團一行要去阿

了兩公頃之後，就作罷了，現在好多土地仍然荒在那裏，在這個地區，倒有些農業機械，筆者親眼看到的有萬國農具公司的 TD-38A 履帶曳引機，福格生輪式曳引機各一臺，還配合着施肥器，犁具、旋轉鋤，與旋轉切碎機等農具，此外尚有電焊機，氣焊機和若干小工具，這些農機具均存放於一座棚庫內，曳引機的履帶和輪子上均堆滿泥巴，想必昨天尚在田間工作，這裏附近的土地，都有相當的大樹，叢林，所以在開墾之前，第一步先得將這些叢草燒去，如不燒去，得先以手用工具割去，在原則上應以燒去為上策，因為在這種溫度較高的叢樹之下，蛇蟲是免不了的，若能以火燒之，則蛇毒盡去，可以保障工作人員的安全，我們暫且不說蛇毒，就是那種小黑蟲也就够你受的。小黑蟲叮在身上，當時並不覺得，過了半小時之後，才覺得奇癢難當，而且數日不愈，訪問團下鄉訪問勸察都是全副武裝，均得禁着長袖長褲的布質服裝，方可減少小蟲的襲擊。

在這種未經開發的叢林中，覺得非常寂寞，雖然也有鳥羣飛過，可是與我國江南的鳥語花香，截然不同，只是單調的鴉鵲聲音而已，該地人煙稀少，僅有少數的本地人在觀望這批中國客人，他們都非常有禮貌地與我們招呼，可能是好奇。

六、阿考克農耕示範

參觀加彭蔬菜示範地之後，一行逕赴阿考克我國

攷克 (Akok) 的農耕示範隊訪問，該地相距自由市六十五公里，我們在出城不過六公里的地方就停了下來，那是加彭政府經營的蔬菜示範農場的所在，那裏的農場有法國顧問在指導，這個示範農場面積也在五公頃之譜，有一輛福格生的曳引機，一套雙向犁，後者露天存放，前者則置於一座鐵皮的棚庫內，其他可能尚有農具存放於室內，那裏我們看不到任何管理和耕作人員，原來這天正是星期日，大家都在休息，這個蔬菜示範農場，一時聽來，該是滿園綠油的蔬菜，或是隨性的瓜果，其實不然，我們所有看到的恰是一片荒草，只有十來壟的大豆水苗，上有塑膠布為篷，而且若干已經破爛，此係用來遮陽，但是效果不佳，原來此地太陽固屬猛烈，但是雨量也極凶湧，而這些蔬菜作物的栽培，排水問題未有予以解決，所以毫無示範之可言，而在蔬菜示範農場的旁邊，我們農耕隊派了兩位隊員在指導當地農民如何種蔬菜，如何築畦，如何築排水溝，如何作架子使有藤作物能有適當支架作爬藤之用，我們倒看到了綠油油的蔬菜，黃瓜、絲瓜、蕃茄，當地的農民經過我們農耕隊的指導，恰成為蔬菜示範農場，這是徐容章示範農耕的真實證據，談種田要算中國人，法國顧問還是不成的，我們再向前行，到一個名叫諾透姆 (Noum) 的地方，本來由我農耕隊去開墾的，後來法國顧問不贊成，開墾

駐加彭的農耕示範隊參觀，示範隊的隊部和宿舍係築高崗上，共有兩座平房，鐵皮頂木板牆，以氣候過份炎熱，也有相當的隔熱材料襯托其間。訪問團由徐容章隊長領路到達了示範隊，隊員們列隊歡迎，與訪問團諸君一一握手，在屋簷下還掛着自由中國傳統的歡迎紅布橫條，我們真像到了自己家裏，在非洲考察的人，最需要的是水份補充，示範隊就立即奉上土產西瓜，這些西瓜就種在隊部面前的山坡上，在每一個結實的西瓜旁邊，插有開花結果的日期，從而決定西瓜成熟的日子，這簡直像我們人類的孕婦，何時受孕，何時產子，我國駐加彭的農耕示範隊，把這種科學的方法推行到農作物，無怪所產的西瓜，定然是成熟的，這與以手拍拍西瓜聽聲音檢定成熟與否要科學得多，這些成熟的西瓜，除了部份由農耕隊自己享受外，要送給加彭政府的。加彭政府人員，從前連西瓜也不知吃的，現在可真喜歡，清涼解渴，莫此為善。

隊部和宿舍，雖為平房，但是新的房子，相當地整齊和清潔，隊長一人一間，隊員二人一間，廚房廁所浴室俱全，而且有衛生設備。在荒山辟壤有這種房子住，已是相當的優裕，但回想農耕隊初到時就是蠻荒一片，叢樹森林，所以有今日的局面，完全是雙手萬能所得到的結果。

我們在隊部略事休息，即去參觀農場，這裏一共

開闢九公頃，這塊土地靠近一條河，倒有灌溉之利，一具小引擎帶同的抽水機，可以抽水灌溉，這七公頃土地，非常整齊地劃分，有水稻、陸稻、蔬菜、大豆、蒜、蘿蔔、麻、絲瓜、每一個區番，均有名牌，指出品種和植期，而且尚有法文，使當地的官員和百姓一目了然，最近來了一次大水，若干蔬菜被水吞走了，可是農耕隊已重新種植，現在正在發芽中，看去綠油油的作物，田陌清淅，如非四週仍是未經開墾的叢樹森林，實在難以相信，此身竟在非洲蠻荒，在綠色田地的中央，到如今仍然矗立着一棵高可三十公尺的大樹，據云當初想一起砍掉的，後來以樹在道路上，已不妨礙耕作，才讓它留下了標記，這裏田園蔥鬱，不但作為農耕示範，而且還兼作駐加彭各國外賓的休假去處，當日正是星期，所以我們的示範農場就有好多法國人與美國人去參觀，一個和平工作團也到了那裏，真是車水馬龍，盛極一時。

農耕示範隊到加彭還不到兩年（今年十月才兩年）而有如今這樣的成績，隊長和隊員們的勞績是不可抹煞的，目前農耕隊的設備很有限，只有一臺中農出品的小型抽水機，脫谷機、風扇機、碾米機、磨谷機、一具小型抽水機，此外就是鋤頭和圓鋤，這些農具，都是開墾以後所用的，而極非開墾荒地的工具，我真佩服這批小伙子們的毅力，這大的叢林，居然靠着鐮刀斧頭整理出九公頃的土地，現在看去像個風景區，不知農耕隊流了多少汗，甚至流了若干血，筆者在此致

是筆者的幻想，但是並非不可能的事，聊作以後在國外拓展農墾事業的參考。

在加彭的農墾示範，據說稻熱病是個嚴重問題，線蟲(Nematode)也是為害的一個問題，現在已在設法防治中，據說線蟲可能寄生在稻種裏，也可能在當地的土地中，這些病害和蟲害，都可使稻葉黃萎，而促使不結稻穗，實在該快快派病蟲防治專家來診治。

當大家盡情地欣賞農耕示範區，不覺太陽已至頭頂，這天也算老天幫忙，是個曇的天氣，太陽只是時陰時露而已，並不覺得難以忍受，只是早茶份量有限，而且不對胃口，大夥已是飢腸轆轆了，團長一聲令下，大家打道回農耕隊，此去農耕隊雖有五百多公尺，但是汽車只需幾分鐘，一到隊部，午飯已經開好了，醬蘿蔔、空心菜、莧菜、炒蛋、豆腐、絲瓜湯，紅燒肉、清燉雞、和大鍋米飯，出門三個星期，看到家鄉菜飯，大家簡直着了慌，一時大家停止講話，既不客氣，亦不推諉，靜靜地享受黃帝子孫的福氣，原來這席家鄉菜，只有豬肉是買來的，其他都是自己的土糰，醬蘿蔔可真過癮，自己製的醬油浸的，自己種的蘿蔔，味道特別鮮美，以後我坐飛機胃中作嘔時，嘗以此醬蘿蔔的回味平嘔，狼吞虎嚥之後，又是新鮮摘下的西瓜，直至十分滿足為止。

在加彭農耕隊，除了享受家鄉風味的午餐之外，訪問團若干同仁還享受了理髮的優待。原來在非洲理髮店不多，本地人頭髮長得奇慢，即使開了理髮店，

敬，在田地的邊緣，那裏躺着一輛奧力佛(OCC-12)的履帶曳引機，茅草從曳引機下面長出來，瓜籐從四週爬上去，當初筆者以為是偽裝的堡壘，據告，這輛曳引機屬於一個私人的，當時曾參加過開墾的工作，唯只做了十幾個鐘頭，這輛曳引機就動彈不得，某項零件損壞，當地配不到，說到法國去購買，至今音息毫無，只有任其在露天日晒雨打，洪水浸沒，我會趨前仔細觀察，已是病入膏肓嗚呼哀哉，由此觀之，可知修理設備的重要了，農業機械，如果沒有保養和修理設施，趁早就不要機械化，以這輛曳引機而論，當時只是一點小毛病，但是就不能動彈，這位業主也無法將其拖入室內，不然的話，就不致弄到這步田地，徐隊長要求增加農墾機械，也要求增加修理設備這是吃過苦頭以後說的實話，我們當然要盡量支持他的，像我們臺糖蔗田的機械化，算是非常成功的，其主要的靈魂也寄託在完善的修理保養制度上，所以一個農墾單位，尤其一個機械墾植的單位，一定要有相當修理設施去配合，就個人的觀點，一個農墾機構，應以一個修護單位為中心，以修護單位為出發點，使他成為一個墾區的據點使農民推廣戶以修護中心為母體，而構成一個社團，這個修護單位有發電設施，住戶能够得到光明，修護中心有供水系統，使田地得到灌溉，人口得到飲水，修護中心還該有育樂設施，使下一代能受教育，這一羣農戶有正當的娛樂，大家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假日有遊樂，共享天倫之福，這也許

生意定然清淡，甚至會關門大吉的：農耕隊員都事先學會理髮的本領，相互理髮，所以個個都是眉目清秀的，訪問團既然抵此訪問，順便也給眉目清秀一番。之後就是開一次座談會，一則宣慰工作的辛苦，二則研討擴大農耕示範，建立示範農村，設置訓練中心等的基本原則，我們要以農耕示範隊為中心，擴展我對加彭共和國的農業技術合作，進而謀求加彭農民生活的改善，我們熱烈地討論，研究琢磨，推敲，務求盡善盡美。

太陽西沉了：該是回自由市的時候了，那裏還有酒會呢！

回程，汽車的速度仍是嚴格控制的，不准司機有超過我們規定的速度！一路上往來車輛相當多，一天的參觀，相當疲乏，不過非洲坐汽車，我是保持着特別的驚覺，絕不在車上打盹，經常是戰戰兢兢的，司機在一座山口轉彎處，對傳譯人員說，那是總統夫人的座車，我回頭瞥見，車上還有盒子包呢！我們大夥兒於七點半到達了旅館，大家清洗一番，準備參加八時的酒會，那是農業部長專先邀約的酒會。

當我們在旅館客廳會齊的當兒，史代辦已經到了興奮而欣幸地說，我們的汽車都平安地歸來，總統夫人的汽車與卡車相撞，有若干人受傷，真是吉人天相，你們如遲一步路就不通了。原來徐容章殿後的英國吉普，已被阻，後來以洋鐵開路，方自山邊繞過，若遲一步，我們的小汽車，便無法回自由市，這位大使

代辦可真關心我們，真擔心這批驚弓之鳥，我們仍然從容地參加了酒會，然後再在大使館享受一頓稀飯，結束了興奮而疲乏的一天。

加彭農耕示範隊，在非洲十多個隊裏算是非常成功的一個隊，不但隊長的人選經過審慎考慮，即是隊員也是千中選一的，徐容章原是浙江大學的高材生，畢業之後，就在臺糖公司糖業試驗所當農場管理課長，他這個農場課，是管試驗農場，過去都有相當的成績。二年前派來加彭當隊長，是非常適當的，像這種九公頃的小農場，就臺糖而論，實在算不得什麼，即是糖試所的試驗農場也是以幾百公頃計的，不過在加彭能經營到如此程度，已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徐隊長的成功，除了技術之外，還大大的得力於他的和，中國有句話天時，地理，人和為成功訣，而以人和為重要，他對外對內，對上對下，都有一套功夫，筆者在此祝他更大的成功，在農業外交上有更大的收穫。

七、訪問團轉上伏塔

訪問團一行在加彭的節目非常繁重，各地的參觀視察，自由市首都的官方接觸，研討農業技術的改進，協助推廣和示範，真是面面俱到，雙方均在非常懇切誠摯和諧的氣氛中商量，我國駐加彭大使館代辦史悠鑫博士，是老清華出身，為人情明幹練，是外交界的耆宿，他在加彭的會談中，是最重要的物，他不

生東摸西摸，久久不去，一會兒以手示意，已將洗澡毛巾拿來，表示可以洗澡，一會兒，又拿一塊鋪地小毯，特別指出此刻才拿來的，一會兒說肥皂已經送來，再一會兒問有無衣服要洗，真是殷勤非常，他拿東西來，我們點頭稱是，他問有無衣服要洗，我們回說沒有，並以英語告其明晨三時即需離開，他方說下午三時他要交班，而且用英語回答，我們才恍然大悟，為的是一百法郎，其情形有點像趙子龍護駕去招親的小丑，說東說西，為的是償金。

去上伏塔，可真有一段路，自杜埃拉出發，先要到達荷美的可多諾 (Colonou)，這個國家與我先前有邦交，而且有一段相當好的友誼，我們也派了農耕示範隊，而且成績很好，他們的總統也曾參加過我們雙十國慶大典，後來事情變了，達荷美與中共建了交，我們只能與之斷絕邦交，農耕隊也只有毫不猶豫的撤退了，我想達荷美一定非常後悔，失去了中華民國的友誼，當我們過境在可多諾機場休息時，一位曾到過中華民國的農業司長與中國朋友見面了，他只能與

但法文談吐流利，而且也很風趣，什麼事經過他的口，便覺圓潤可親，問題便都解決，以他的資歷和氣度，實在是位大使級的幹才，當訪問團的任務圓滿達成之後，先們就轉道赴上伏塔繼續訪問。

訪問團離開加彭為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五十分，加國政府官員，農業部長、次長、史代辦、魯秘書，徐隊長和農耕隊全體隊員都到機場來送行，歡送場面可不小，大家心情很愉快，我們盼望農業部長次長再度在臺灣見面，只有史代辦暫時不返國，後會有期，筆者很留連不捨，登機時與他們行了西班牙式的擁抱禮，道聲珍重而別。

此去赴上伏塔，要先到杜埃拉，那是喀麥隆的上海。上次去喀麥隆訪問，就經過那裏，施家福參事就在那裏歡迎訪問團，龔政定秘書在那裏會合的，這次去上伏塔乃係必經之途，而且為着班機的關係，在杜埃拉要住一晚，而上次則只在機場停留一小時換飛機喀麥隆的首都那杭臺。當我們降落杜埃拉，鐘玉麟隊長已在機場接我們，原來杜埃拉是喀麥隆的一個港口，漁業隊的隊部就在此地，處處有人招呼，處處覺得方便，當然這次是過境，喀麥隆官方自不去驚動。我們就逕往已經訂妥的旅館休息，旅館的名字要阿阿啼 (Hotel des coldiers) 頗有公雞可畏之感。

到了阿阿啼旅館，前客剛搬出，房間服務生正在整理床舖，樓下門口的服務生將行李提到房間，照例小費法郎一百，提行李的服務生稱謝而去，房間服務

大家握手，表示他的處境不能和我們多談話，我們也明白他的苦衷，說聲再見，隱入人羣中了。離開可多諾飛了二個多小時，到了阿必尚 (Abidjan)，那是象牙海岸的首都我們這裏也是臨時過境，還要回來正式訪問的，休息四十五分鐘再飛波波大來蘇，需四個鐘頭的飛行，這已是上伏塔的境內，離開瓦加杜哥還有一小時半的航程，當我們抵達瓦加杜哥已是午後三時，實際上在杜埃拉已是午後四點，時間又爭取一小時，這一天可真辛苦，飛行的時間長，大家都非常疲乏，中華民國駐上伏塔大使館芮代辦器先，早在那裏候，龔秘書算又回到家，與他新婚不久的夫人團敘了。

承辦土木工程

中信營造廠

經理 郭元明

彰化市陳稜里永興街七號

徵信錄

本月份收到南部同學會捐贈友聲基金

款新台幣壹萬元，特此徵信並誌謝。